歐陽修集/卷0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三十八 ◄

歐陽修集
卷三十九・居士集卷三十九

► 居士集卷四十

= 記十首 =〈附一首〉

【泗州先春亭記〈景祐三年〉】

景祐二年秋，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，既至，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。曰：「暴莫大於淮。」越明年春，作城之外堤，因其舊而廣之，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，用人之力八萬五千。泗之民曰：「此吾利也，而大役焉。然人力出於州兵，而石出乎南山，作大役而民不知，是為政者之私我也。不出一力而享大利，不可。」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，以食役者。堤成，高三十三尺，土實石堅，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。既曰：「泗，四達之州也，賓客之至者有禮。」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，為勞餞之所，曰思邵亭，且推其美於前人，而誌邦人之思也。又曰：「泗，天下之水會也，歲漕必廩於此。」於是治常豐蒼西門二夾室，一以視出納，曰某亭；一以為舟者之寓舍，曰通漕亭。然後曰：「吾亦有所休乎」。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，以臨淮水而望西山。

是歲秋，予貶夷陵，過泗上，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。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，見其道穢，而川澤不陂梁，客至不授館，羈旅無所寓，遂知其必亡。蓋城郭道路，旅舍寄寓，皆三代為政之法，而《周官》尤謹著之以為禦備。今張侯之作也，先民之備災，而及於賓客往來，然後思自休焉，故曰善為政也。

先時，歲大水，州歲溺，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，築堤以禦之，今所謂因其舊者是

也。是役也，堤為大，故予記其大者詳焉。

【夷陵縣至喜堂記〈景祐三年〉】

峽州治夷陵，地濱大江，雖有椒。漆、紙以通商賈，而民俗儉陋，常自足，無所仰於四方。販夫所售不過鱣魚腐鮑，民所嗜而已，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。地僻而貧，故夷陵為下縣，而峽為小州。州居無郭郛，通衢不能容車馬，市無百貨之列，而鮑魚之肆不可入，雖邦君之過市，必常下乘，掩鼻以疾趨。而民之列處，灶、廩、匽、井無異位，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。其覆皆用茅竹，故歲常火災，而俗信鬼神，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。夷陵者，楚之西境，昔《春秋》書荊以狄之，而詩人亦曰蠻荊，豈其陋俗自古然歟？

景祐二年，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，始樹木，增城柵，甓南北之街，作市門市區。又教民為瓦屋，別灶廩，異人畜，以變其俗。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，起敕書樓，飾廳事，新吏舍。三年夏，縣功畢。

某有罪來是邦，朱公與某有舊，且哀其以罪而來，為至縣舍，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，度為疏絜高明，而日居之以休其心。堂成，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。夫罪戾之人，宜棄惡地，處窮險，使其憔翠憂思，而知自悔咎。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，以偷宴安，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，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。

然夷陵之僻，陸走荊門、襄陽至京師，二十有八驛；水道大江、絕淮抵汴東水門，五千五百有九十里。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，而居者往往不得代，至歲滿，或自罷去。然不知夷陵風俗樸野，少盜爭，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，又有橘、柚、茶、筍四時之味，江山美秀，而邑居繕完，無不可愛。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，而凡為吏者，莫不始來而不樂，既至而後喜也。作《至喜堂記》，藏其壁。

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，宜誌其風俗變化之善惡，使後來者有考焉爾。

【峽州至喜亭記〈景祐四年〉】

蜀於五代為僭國，以險為虞，以富自足，舟車之跡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。宋受天命，一海內，四方次第平，太祖改元之三年，始平蜀。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，衣被於天下，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，陸輦秦、鳳、水道岷江，不絕於萬里之外。

岷江之來，合蜀眾水，出三峽為荊江，傾折回直，捍怒鬥激，束之為湍，觸之為旅。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，不及顧視，一失毫厘與崖石遇，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。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、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，皆陸出，而其羨餘不急之物，乃下於江，若棄之然，其為險且不測如此。夷陵為州，當峽口，江出峽始溫為平流。故舟人至此者，必瀝酒再拜相賀，以為更生。

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，作至喜亭於江津，以為舟者之停留也。且誌夫天下之大險，至此而始平夷，以為行人之喜幸。夷陵固為下州，廩與俸皆薄，而僻且遠，雖有善政，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。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，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，《詩》所謂「愷悌君子」者矣。自公之來，歲數大豐，因民之餘，然後有作，惠於往來，以館以勞，動不違時，而人有賴，是皆宜書。故凡公之佐吏，因相與謀，而屬筆於修焉。

【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〈寶元元年〉】

釋奠、釋菜、祭之略者也。古者士之見師，以菜為贄，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行師。其學官四時之祭，乃皆釋奠。釋奠有樂無屍；而釋菜無樂，則其又略也，故其禮亡焉。而今釋奠幸存，然亦無樂，又不遍舉於四時，獨春秋行事而已。《記》曰：「釋奠必有合，有國故則否。」謂凡有國，各自祭其先聖先師，若唐虞之夔、伯夷，周之周公，魯之孔子。其國之無焉者，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。然自孔子歿，後之學者莫不宗焉，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，而後世無以易。學校廢久矣，學者莫知所師，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，以為先師。隋、唐之際，天下州縣皆立學，置學官、生員，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。其後州縣學廢，而釋奠之禮，吏以其著令，故得不廢。學廢矣，無所從祭，則皆廟而祭之。荀卿子曰：「仲尼，聖人之不得勢者也。」然使其得勢，則為堯、舜矣。不幸無時而歿，特以學者之故，享弟子春秋之禮。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，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，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。甚者，乃謂生雖不得位，而歿有所享，以為夫子榮，謂有德之報，雖堯、舜莫若。何其謬論者歟！祭之禮，以迎屍、酌鬯為盛。釋奠、薦饌，直奠而已，故曰祭之略者。其事有樂舞、授器之禮，今又廢，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。然古之所謂吉凶、鄉射、賓燕之禮，民得而見焉者，今皆廢失，而州縣幸有社稷、釋奠、風雨雷師之祭，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。其牲酒器幣之數，升降俯仰之節，吏又多不能習，至其臨事，舉多不中而色不莊，使民無所瞻仰。見者殆焉，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，可勝歎哉！

大宋之興，於今八十年，天下無事，方修禮樂，崇儒術，以文太平之功。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，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，講正其禮，下於州縣。而吏或不能喻上之意，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，謂之不急，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。穀城令狄君栗，為其邑未逾時，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，大其正位，為學舍於其旁，藏九經書，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。然後考制度，為俎豆、籩篚、尊爵、簠簋凡若干，以與其邑人行事。穀城縣政久廢，狄君居之，期月稱治，又能載國典，修禮興學，急其有司所不責者，諰諰然惟恐不及，可謂有誌之士矣。

【御書閣記〈慶曆二年〉】

醴陵縣東二十里，有宮曰登真，其前有山，世傳仙人王喬煉藥於此。唐開元間，神仙道家之說興，天子為書六大字，賜而揭焉。太宗皇帝時，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跡，而尤好書法，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，甚奇，乃取至京師閱焉，已而還之，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。其後登真大火，獨飛白書存。康定元年，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，悉復宮之舊，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。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，來乞文以誌，凡十餘請而不懈。予所領職方，悉掌天下圖書，考圖驗之，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，而所謂登真者，其說皆然，乃為之記。

夫老與佛之學，皆行於世久矣，為其徒者常相訾病，若不相容於世。二家之說，皆見斥於吾儒，宜其合勢並力以為拒守，而乃反自相攻，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？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？故其代為興衰，各係於時之好惡，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。至其好大宮室，以矜世人，則其為事同焉。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，人之趣者常眾而熾，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、靈仙飛化之術，其事冥深，不可質究，則其為常以淡泊無為為務。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，為力甚易。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，不能獨興，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，豈不賢於其徒者哉！知一是已。慶曆二年八月八日，廬陵歐陽修記。

【畫舫齋記〈慶曆二年〉】

予至滑之三月，即其署東偏之室，治為燕私之居，而名曰畫舫齋。齋廣一室，其深七室，以戶相通，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。其溫室之奧，則穴其上以為明；其虛室之疏以達，則闌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。凡偃休於吾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。山石嵚崟，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，又似泛乎中流，而左山右林之相映，皆可愛者。故因以舟名焉。

《周易》之象，至於履險蹈難，必曰涉川。蓋舟之為物，所以濟險難，而非安居之用也。今予治齋於署，以為燕安，而反以舟名之，豈不戾哉？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，自汴絕淮，浮於大江，至於巴峽，轉而以入於漢沔，計其水行幾萬餘里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，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。當其恐時，顧視前後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，因竊自歎，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？賴天之惠，全活其生，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，以來是州，飽廩食而安署居。追思曩時山川所歷，舟楫之危，蛟龜之出沒，波濤之洶，宜其寢驚而夢愕。而乃忘其險阻，猶以舟名其齋，豈真樂於舟居者邪！然予聞古之人，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，其必有所樂也。苟非冒利於險，有罪而不得已，使順風恬波，傲然枕席之上，一日而千里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！顧予誠有所未暇，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齋，奚曰不宜？

予友蔡君謨善大書，頗怪偉，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，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，故具以雲。又因以置於壁。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。

【王彥章畫像記〈慶曆三年〉】

太師王公諱彥章，字子明，鄆州壽張人也。事梁，為宣義軍節度使，以身死國，葬於鄭州之管城。晉天福二年，始贈太師。公在梁以智勇聞，梁，晉之爭數百戰，其為勇將多矣，而晉人獨畏彥章。自乾化後，常與晉戰，屢困莊宗於河上。及梁末年，小人趙岩等用事，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言 不見信，皆怒而有怠心，而梁亦盡失河北，事勢已去。諸將多懷顧望，獨公奮然自必，不少屈懈，誌雖不就，卒死以忠。公既死，而梁亦亡矣。悲夫！五代終始才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國而八姓，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，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。公本武人，不知書，其語質，平生嘗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蓋其義勇忠信，出於天性而然。

予於《五代書》，竊有善善惡惡之志，至於公傳，未嘗不感憤歎息，惜乎舊史殘略，不能備公之事。康定元年，予以節度判官來此，求於滑人，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，頗多於舊史，其記德勝之戰尤詳。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，欲自經於帝前。公因用笏畫山川，為御史彈而見廢。又言公五子，其二同父死節。

此皆舊史無之。又云公在滑，以詣歸於京師；而史雲召之。是時梁兵盡屬段凝，京師羸兵不滿數千，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，以力寡敗於中都；而史雲將五千以往者，亦皆非也。

公之攻德勝也，初受命於帝前，期以三日破敵，梁之將相聞者皆竅笑。及破南城，果三日。是時莊宗在魏，聞公復用，料公必速攻，自魏馳馬來救，已不及矣。莊宗之善料，公之善出奇，何其神哉！今國家罷兵四十年，一旦元昊反，敗軍殺將，連四五年，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。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，而歎邊將屢失其機，時人聞予說者，或笑以為狂，或忽若不聞，雖予亦惑，不能自信。及讀公家傳，至於德勝之捷，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，然後能勝。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，奇在速速在果，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，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。

每讀其傳，未嘗不想見其人。後二年，予復來通判州事。歲之正月，過俗所謂鐵槍寺者，又得公畫像而拜焉。歲久磨滅，隱隱可見，亟命工完理之，而不敢有加焉，懼失其真也。公善用槍，當時號王鐵槍，公死已百年，至今俗猶以名其寺，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。一槍之勇，同時豈無？而公獨不朽者，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？畫已百餘年矣，完之復可百年，然公之不泯者，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。而予尤區區如此者，蓋其希慕之至焉耳。讀其書，尚想乎其人，況得拜其像，識其面目，不忍見其壞也。畫既完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，而歸其人使藏之。

【吉州學記〈慶曆四年〉】

慶曆三年秋，天子開天章閣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問治天下其要有幾，施於今者宜何先，使坐而書以對。八人者皆震恐失位，俯伏頓首，言此非愚臣所能及，惟陛下所欲為，則天下幸甚。於是詔書屢下，勸農桑，責吏課，舉賢才。其明年三月，遂詔天下皆立學，置學官之員，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，莫不皆有學。嗚呼，盛矣！學校，王政之本也。古者致治之盛衰，視其學之興廢。《記》曰：「國有學，遂有序，黨有庠，家有塾。」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。宋興，蓋八十有四年，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，豈非盛美之事，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？是以詔下之日，臣民喜幸，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。

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學成。州舊有夫子廟，在城之西北，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，謀與州人遷而大之，以為學舍，事方上請而詔已下，學遂以成，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學也，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。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，而人不以為勞；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為多；學有堂筵齋講，有藏書之閣，有賓客之位，有遊息之亭，嚴嚴翼翼，壯偉閎耀，而人不以為侈。既成，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。

予世家於吉，而濫官於朝，進不能讚揚天子之盛美，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。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，磨揉遷革，使趨於善，其勉於人者勤，其入於人者漸，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，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，然後為學之成。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，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，而不及待其成。惟後之人，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，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，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，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，入於其裏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，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，然後樂學之道成。而得時從先生、耆老，席於眾賓之後，聽鄉樂之歌，飲獻酬之酒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覽學舍，思詠李侯之遺愛，不亦美哉！故於其始成也，刻辭於石，而立諸其廡以俟。

【又初稿附刊】

慶曆三年，天子開天章閣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賜之坐，問治天下其要有幾，施於今者宜何先，使書於紙以對。八人者皆振恐失措，俯伏頓首，言此事大，非愚臣所能及，惟陛下幸詔臣等，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。明年正月，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。三月，又詔天下皆立學。惟三代仁政之本，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。《記》曰：「國有學，遂有序，黨有庠，家有塾。」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。凡學，本於人性，磨揉遷革使趨於善，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。蓋其功法，施之各有次第，其教於人者勤，而入於人者漸，勤則不倦，漸則遲久而深。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，三王之用心也。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，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，此其效也。三代學製甚詳，而後世罕克以舉，舉或不知，而本末不備又欲以速，不待其成而怠，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。惟天子明聖，深原三代致治之本，要在富而教之。故先之農桑，而繼以學校，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。是以詔書再下，吏民感悅，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。

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學成。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，今知州事、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，謀與州人遷而大之，事方上請而詔下，學遂以成，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學也，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。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，而人不以為勞；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為多；學有堂筵齋講，有藏書之閣，有賓客之位，有遊息之亭，嚴嚴翼翼，壯偉閎耀，而人不以為侈。既成，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。

予世家於吉，濫官於朝廷，進不能讚明天子之盛美，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。惟幸吉之學教者，知學本於勤漸，遲久而不倦以治，毋廢慢天子之詔。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，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，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，適其野而耕者

不爭壟畝，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，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，然後樂學之道成。而得從鄉先生席於眾賓之後，聽鄉樂之歌，飲射壺之酒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覽學舍，思詠李侯之遺愛，不亦美哉！故於其始成也，刻辭於石，以立諸其廡。

【豐樂亭記〈慶曆六年〉】

修既治滁之明年，夏，始飲滁水而甘。問諸滁人，得於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，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，中有清泉瀠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顧而樂之。於是疏泉鑿石，辟地以為亭，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。

滁於五代干戈之際，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，生擒其將皇甫暉、姚鳳於滁東門之外，遂以平滁。修嘗考其山川，按其圖記，升高以望清流之關，欲求暉、鳳就擒之所，而故老皆無在者，蓋天下之平久矣。自唐失其政，海內分裂，豪傑並起而爭，所在為敵國者，何可勝數！及宋受天命，聖人出而四海一。向之憑恃險阻，剗削消磨，百年之間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。欲問其事，而遺老盡矣。

今滁介於江、淮之間，舟車商賈、四方賓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於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養生息，涵煦百年之深也。修之來此，樂其地僻而事簡，又愛其俗之安閑。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，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，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時之景，無不可愛。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，而喜與予遊也。因為本其山川，道其風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與民共樂，刺史之事也，遂書以名其亭焉。慶曆丙戌六月日，右正言、知制誥、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。

【醉翁亭記〈慶曆六年〉】

環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峰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仙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岩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清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於負者歌於途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傴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，溪深而魚肥，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洌。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喧嘩者，眾賓歡也。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